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十五輯  
沈雲龍主編

# 清議報全編

新民社輯

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六卷附錄（羣報擷華通論、羣報擷華專論）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附錄羣報擷華

通論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五目錄

附錄一 羣報擷華上

通論

憂患篇

上海選報

正例篇

上海選報

天人篇

上海新聞報

光緒庚子銷夏記序

上海中外日報

綜論辛丑年大事

上海中外日報

歷詆篇

上海蘇報

論國家相關之理

上海蘇報

各國變法功效攷

上中下  
三篇

上海蘇報

無極太極論

上海普通學報

英語考原

上海普通學報

蔡鈞致外務部書駁義

論中國爲各國聯盟之中心點

論不變法之害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論人才

強學會序

中國維新有關天下太平之周

治事篇

君民通義

男女平等之原理

人智新論

今日滿洲人宜稍爲中國計說

論二十世紀爲中國人強權發達之期

二

上海商務日報

上海商務日報

上海時務報

全上

天津日日新聞

北京強學報

膠州報

湘報

汕頭嶺東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

全上

香港中國旬報

香港循環報

萬國公政說

聖學會序

說雌

論變法當圓滿三德性

客述旅非洲華人近狀

觀戲記

中國官場派別說

原國

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

澳門知新報

桂林廣仁報

星嘉坡天南新報

全上

叻報

舊金山文興日報

檀香山新中國報

東京國民報

橫濱開智錄

#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五

附錄一

## 羣報擷華上

### 通論

#### 憂患篇

上海選報

有憂患而後有思慮。有憂患而後有知識。有憂患而後有學問。有憂患而後有事業。謂憂患者。世界之所賴以演進。人類之所藉以存立焉可也。

原人時代。大風雨。大雷電。大冰雪。以及寒暑燥濕。毒卉惡木。凶禽猛獸。螫虫怪豸。皆能爲人害者。故人與人相慰問曰無恙。噬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蓋多此患。以今世界攷之。若烟瘴之區。若水土之病。如日本之脚氣等若南海之鱷。若印度之蛇獸。若各處相傳驚恐小兒之語。知太古生人禍害多矣。聖人者起。爲之宮室。爲之衣服。爲之飲食。爲之城郭都邑道路。製器械以

助手足。合羣以壹心志。齊氣力。而人類之禍漸平。故韓非子曰。古者人民少而禽獸多。人民不勝禽獸。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爲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絛。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此爲人類之害。餘爲天時土地百物之害凡自古世相演相傳。以迄於今。經幾險阻。經幾艱苦。一患難去。一聖人出。而人類一進步。世界



一增幸福而已。不知絞若干腦漿。流若干汗血。耗若干智慧。謀慮經營動作。而世界茫茫。來日方長。前患甫平。後患乍起。迎而見其首。隨而不見其尾。若航舟大海。茫無崖岸。日爭生死于驚風險濤。危檣駭櫓之中。以冀性命之無顛墜。故憂患大矣。人乃日出其抵禦之力。而思所以制勝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則雖謂風雨雷電冰雪寒暑燥濕。以及毒卉惡木。凶禽猛獸。螫虫怪豸。皆所以逼人。類之有進步。而爲世界造幸福之具可也。詩有之曰。殆天之未陰雨。撒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孔子讀而感動之。以爲其義通于治國家。余謂大地之上。自有人類。何一時不若陰雨時乎。

飲食男女。人類與物類之所同也。而憂患之程度。則人與物有差。毛族居山。鱗族居水。羽族居林。飢則求食。樂則求偶。未嘗有預計。未嘗有遠慮。未嘗有探索物理之能。未嘗有干涉世界之事。人則異是。大抵其思深。其見遠者。其智愈濬。其能愈多。其位愈貴。其品愈高。約言之。有爲一身計者。有爲一家計者。有爲一國計者。有爲世界計者。故畫人之品。劣者近物。而上者達天。非洲之黑奴。一經釋放。不能自養。而澳大利亞之土人。但知食俄波孫。俄波孫者。亦名之爲木狗。棲于木上。澳洲土人。饑則繞木而求。攫而啖之。不得則饑。如是以爲常。而莫之思也。有勸爲稼穡之事者。告以春耕夏耘。秋收而後得食。則土人之腦筋。幾不能理。以爲是向能待也。此近于物類之智識矣。進而上之。有爲身家計者。苦思力作。不出家人婦子生產。

作業之外。語以國家之義。若視之而無物。索之而無迹。遼渺杳遠。無甚利害相關之事。如中國者。蓋身家主義極發達之民。而不知有國者也。歐洲人種。知有國家。知出而謀國政。視國事如家事。蓋國家主義極發達之民。而以言世界主義。則猶未也。無已。開遇之倡宗教之教主數人乎。嗚呼。豎盡塵劫。橫覽十方。何以思深。何以思淺。何以慮短。何以慮長。由倒生植物類之無知。機生動物類之半知。而進至于直生人類之有知。由頭面之斜線。而進至頭面之直線。蛇而最斜線禽獸面。次斜線人而直線。由下等人種。近于猴子之至低腦角度。而進至至高之腦角度。千品萬狀。而獨居深念。高學遠慮。能生憂患之心。能出憂患之力。衆人之所憂患而憂患之。衆人之所未及憂患者而憂患之。何其若鳳毛麟角。火齊木難。舉世珍奇。而不易數數觀也。昔人有言。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而天地泰寧。日月光華。卒恃此若而人。憂患者之力。天時之患。則禦之而已。土地之患。則備之而已。百物之患。則制之而已。獨至人類與人類之患。其最不可理乎。中古以還。天地百物之患熄。而人類之患滋。有家與家之爭。有族與族之爭。有種與種之爭。有國與國之爭。有貴賤之爭。有貧富之爭。凡所謂爭。皆患氣之陰伏於中。而不能已者也。古者患人類之無夫婦也。有夫婦矣。而又有不平權之患。古者患人類之無君臣也。有君臣矣。而又有專制之患。古者患人類之無等級也。有等級矣。而又有不平等不自由之患。民惟不知其爲患也。則已。知其爲患也。則必思去之。去之之事。或以口舌。或以文

字。或以刀兵。歐洲十八九世紀交互之間。患之發於內者。於是有革政之事。革命之事。十九世紀交互之間。患之洩於外者。於是有商戰之策。殖民之策。民族帝國主義之策。今者歐勢東漸。日長炎炎。紅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黑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黑種奴矣。櫻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櫻種微矣。黃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黃種除日本尙有生氣。餘皆國亡地失民散。存者若中國。若高麗。若暹羅。若波斯等。皆奄奄一息而待斃矣。夫中國固所謂開化最早之國也。前者聖人迭興。有能平天地之患者。有能平百物之患者。有能平人類無倫序等次而散亂凌奪之患者。若製宮室之聖。若製衣服之聖。若製火化之聖。若製醫藥之聖。若治歷明時治水。蠶九州播百穀之聖。若定君臣上下父子夫婦倫常之聖。凡古之聖人。爲吾人所尸而稷之。社而祝之。舉其榮榮大者。有若有巢氏。燧人氏。黃帝氏。堯舜氏。有若禹。若湯。若文武。若孔子。若其餘諸子百家之各明一理。各樹一說者。皆有效力於我種人之文明。而其功爲不可沒者也。及內羣人類之愚澁。而有外羣之患。則有若匈奴。若契丹等。雖處之未得其宜。制之未得其道。然而當其時。中國之文化。固勝于匈奴契丹等萬萬。故驅逐之不能。則羈縻之不能。則優柔而含容之。及其終也。武功不能勝。而文教勝之。國羣不能勝。而社會風俗間亦勝之。雖勝負各半。未得上策。而於我種人之存立。固無害也。自近百年來。海道大通。歐人履至。其國之內治。我不及焉。其國之外力。我不及焉。其

學術技藝遠謀深慮堅志宏力。我又不及焉。是故今日之歐人。可一言以正告之曰。非猶夫昔者與中國遇之匈奴契丹等也。其交接之道。亦非可以昔日待匈奴契丹者待之也。其有害於我中國之種族之社會之文化。亦非若匈奴契丹等之毫無不能損我行。將爲其風潮之所捲。而掃地零落盡矣。而猶以匈奴契丹等視之耶。且夫我中國之待匈奴契丹。固未得上策。而又何恃乎。欲以之待歐人。亦不妨逕用蠻野之政策。曰我強則殺敵。敵強則容之而已。今則取殺之之策。我不能殺敵。而爲敵之所殺。取容之之策。則彼以其大力之所包含。入我堂奧。吸我膏髓。制我死命。數年以來。不戰則已。戰則喪師失地賠款。則用殺之之策之誤也。不和則已。和則條約之所損失。商務之所損失。財權兵權礦權路權教育權之所損失。日朘月削。彌有已時。則用容之之策。而不思有以抵制之之誤也。夫用殺之之策不可。用容之之策而又不可。此其故非他也。彼固有勝於我者在也。非猶夫昔日之遇匈奴契丹等。彼有所恃以勝我。我亦有所恃以勝彼者之兩足以相當而無所懼也。夫勝之之策亦無他道。事事求有進步而已。使我之政治進步。學術進步。社會進步。風俗進步。技藝進步。教育進步。而內治外交理財練兵。一一進步。與彼之所以挾以勝我者平等。斯勝負之數亦平等矣。而進步之次第。亦不外兩道。一曰棄我而學人。若是者佛謂之行捨。猶行者欲進前步。必捨其故步也。昨日之事。譬如從昨日種種死。今日之事。譬如從今日種種生。能取用一

切者。謂之大智。能斷離一切者。謂之大勇。毋睡眠。毋係戀。毋苟且。因循姑息。粉飾畏怖驚恐。搖惑疑懼。自怯不定。乍進乍退。且前且卻。可彼可此。忽甲忽乙。此果決之策也。一曰取人以合己。凡事皆具有二力焉。一曰因襲之力。一曰改革之力。人無日不因襲。無日不改革。因襲之力。爲因地。爲由來。爲自然。改革之力。爲人爲。爲物競。爲淘汰。不易之與變易。變易之與不易。勻而和之。交互參雜。而天擇之事出。天演之道行焉。總世界爲總世界之天演。一世界爲一世界之天演。析而一國自爲一國之天演。一羣自爲一羣之天演。一種自爲一種之天演。一族自爲一族之天演。一鄉自爲一鄉之天演。一家自爲一家之天演。一身自爲一身之天演。內力發生。外界感遇。生生滅滅。剎那無已。據人之腦質言之。含三萬萬個細胞。一分鐘換三千五百個。一點鐘換二十萬個。一日換五百萬個。約六十日而全易。中土往哲之言曰。天道十年而小變。三十年而大變。歐洲哲學家言。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蓋分去來今爲三期。則去之境甚長。來之境尤長。而今之境。自無疆土。不過割去與來兩者之境。而強名之耳。故曰無現在也。雖然後之銜前。必與其前者相接。無突然者。銜接之間。取其宜捨其不宜。取其合捨其不合。是故頓漸之教。視其人而差之。視其時而差之。視其地而差之。而變法之事。必因其歷史。必因其社會。必因其風俗。必因其人民歷來之性質。用溫用烈。用寬用嚴。用威用誘。用順用逆。有先時之言。有應時之言。有矯俗之政。有循俗之政。有造時勢之事。有因時勢

而造之事。參之復之。斟之酌之。運用於一心之妙。而求有以合當世之宜。此和合之策也。楚王有言。不穀不德。而逢大敵。誰非邦人。莫肯念亂。是貴乎有憂患之心。而後有憂患所從出之事矣。

且夫國家有以內部之故。而影響及於外部者。亦有以外部之故。而影響及於內部者。而中國數年以來。多以外交之故。牽連其內動力。此何也。中國形勢。沙磧障其北。崇山限其西。大海洩滯瀆洞其東南。其間鉅陸。豐博有容。人民之生其間者。爲山海所阻隔。其思想不能及遠。而又以其內部地大物茂之故。故常自視其國若天下。而有好日尊大閉關獨立之心。又其執業便農。其家族主義。倫紀教化。極易發生。其政治風俗語言文字。易於統一。至於執業已定。教化已習。政治已安。風俗已馴。人民優游其下。遂以爲此外無道。此外無法。故數千年治亂反覆。要不過一朝之盛衰。一姓之起落。至於執業教化政治風俗。固一統相沿。如一日也。及與白種遇。初亦以蠻夷島國視之。至以兵戰而兵敗。以商戰而商敗。而推求其所以致此之由。於是有驚其技藝者。有究其政治者。有攷其學術者。而變法維新之說。闢上下矣。雖然。使果不必變法。不必維新。而守吾古來之慣習。足以抵制外人而有餘。誠何取乎紛紛變更。爲所可惜者。挾舊術舊法。實不足以相勝而自立耳。不自知其不及者。愚也。知其不及而自護之。則自欺也。且猶不能不變者。則在吾人設想數十年之後。而有一絕大驚心駭目之

事。此固非歐人之以鐵甲魚雷。利礮快槍。蹙迫我中國之土地。轟裂我中國之人民也。其禍匪他。我之利源竭耳。同此資生之道。而所求以資生者。彼以羣。我以獨。彼以巧。我以鈍。彼以機器。我以手足。彼以人工。我以天產。彼之所習。我之所不知。彼之所長。我之所不能也。而尤有進者。彼以出物多。甲乙交換。互得其益。故其用物也。利繁利精。而其取值也。利貴。我以出物少。一手足之所爲。祇有此數。故其用物也。利簡利竄。而其取值也。利賤。而通商以來。用物日繁日精。而值亦日增。試以一物言之。昔湏若干者。今增若干倍。轉瞬而又將增若干倍矣。以中人一家言之。昔用物若干而有餘者。今用物增若干倍而不足。昔用款若干而有餘者。今用款增若干倍而不足。而出物之程度如故也。贏財之程度。若工費等類。雖亦畧增。而大致如故也。以日後言之。一人之養湏若干。而中國人不足也。則養身之事廢矣。一人之教湏若干。而中國人不足也。則興學之事荒矣。若礦若路若大工程若大公司。湏若干款。而中國人不足也。則工商之力薄矣。夫財者生人之命。猶血輪之所以榮衛其身也。血輪枯而人衰落。利源竭而國家社會。皆將槁萎無生氣矣。覆國乎。亡種乎。一退落於大劇場大舞臺之下。而豈能復與人爭存立乎。且試詳攷中國之國家之社會。其於生人存養之道。初非有大經緯規則於其間。聽其自爲之而自治之。猶一羣之草。無行列。無灌溉。自相擠擠而爭吸取。土地固有之脂膏。以爲生活而已。試檢中國之歷史。其所謂亂世者。無他。太平久則生齒繁。

生齒繁則衣食不足。衣食不足則人心思亂。人心思亂則亂事應之。丁是時也。其朝爲亡滅之朝。其君爲式微之君。而其人民則瘡痍流離之人民也。凡致亂之大概如是。變亂久則生齒減。生齒減則衣食易。衣食易則人心思治。人心思治則治運應之。丁是時也。其朝爲興發之朝。其君爲開創之君。而其人民則爲歌舞太平之人民也。凡致治之大概如是。嗚呼。以數千年任天行而生存之民。突入而與進人治之民爭。危乎不危乎。息乎不息乎。此吾人之所爲惻惻而悲。而不知憂患之何自而生也。

世間之無憂患。則皆無知識之類也。燕雀之巢於焚墓。母雞相顧。啁啾相樂。若怡然而無事者。彼固不知焚之將及已也。螻之捕蟬。雀之捕螻。各自以爲無患。何則。彼之智固不足以及此也。惟人亦然。智識愈增。憂患愈增。今夫氓隸之子。流俗之人。收穫減數升斗。則憂形於色。尺田分地。鄉里相爭。則鬪死而不顧。而獨於國家之事。日日賠欸。時時割地。歲歲喪師。息息權利。爲外人所侵蝕。而眯目而不見。充耳而不聞。若以爲無與己事者。此其去燕雀螻蟬之智也。僅矣。以如是人民。立如是國家。結如是社會。而與白種之人遇。固未有不至於敗亡者也。且夫今之白種。固地球最強之種。黃種之勢力。遜之遠矣。然而白種人。猶時時有黃禍黃禍種之滅種之滅白種白種之說。驚動於其心目之間。而駭怖於其夢寐之中。是何其憂患之深也。彼於機之未發者而憂之。我於機之已熟者而不之憂。彼於事之未至者而憂之。我於事之已見者而莫



之憂。是即謂歐種人之與中國人。智愚強弱貧富之分。分以此焉可也。

十

且夫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非無思慮也。非無經營也。而其所思慮經營之圈界。甚狹而小。大致不出一身一家之外。而君子之所思慮。所經營。則有一羣之事焉。一國之事焉。一種之事焉。一族之事焉。一社會之事焉。一世界之事焉。夫所謂有群國種族社會世界之事者。非謂棄身家而不顧。謂其視羣國種族社會世界。實與一身一家有密切之關繫。故其視羣國種族社會世界之事。有時直大於一身一家之事。否則亦與其一身一家之事等耳。若窮索其腦筋。祇有身家而不知其有他。則適成爲小人之見解已。其見解遜矣。則其智識必短。其智識短矣。則其能事必減。其能事減矣。則必舉世界應爲之事業。讓之他人。應盡之責任。讓之他人。應享之權利。亦即讓之他人。他人爲治之之人。而已則爲受治之人。他人爲使之之人。而已則爲受使之之人。他人爲指示而已則爲服役焉。他人爲羈勒而已則爲牛馬焉。以人類享有管理全地球之榮名。即有管理全地球之事爲。一人放棄之。積而至於人人放棄之。則世界將復返於荒古。此羣之人放棄之。而彼群之人未放棄之。則此羣之人必日貧日愚。日賤日弱。而爲彼羣之人所佔據。所號令。不觀白種人之言乎。曰世界者公有之物。彼委廢而不理。我取而代治之。極合公理。是即我中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意也。且夫人類之始。固奪禽獸百物之世界而佔有之。即我中國自黃帝以來。布種於大陸之上者。亦奪羣夷諸

蠻之地而有之。是則佔有世界。其事之果合公理與否。且不必論。而要爲地球通行之公例矣。嗚呼。人者羣物也。以羣生。以羣治。以羣強。以羣昌。而專制政體。利人之有身家主義。無合羣主義。其敗也。亦由於其人之知有身家主義。而不知有合羣主義。合羣者無他。擴身家主義而大之者也。合羣之利無他。合人人之身家。以保其一身一家者也。然而思力短淺。志慮薄弱者。語以此義。有若井蛙之於海。夏蟲之於冰。驚爲河漢而無極也。此世界所以多亡種之民也。

天地間兩物相遇。則競存之理。即行乎其間。國與國遇而興滅之事。出焉。其甲國不滅。乙國亦不滅者。必其兩國之程度相等。彼此皆有以自立者在。否則無倖焉。種與種遇而存亡之機判焉。其甲種不亡。乙種亦不亡者。亦必其兩種之程度相等。彼此皆有以自立者在。否則無倖焉。今者地球大通。種與種遇。一人種生死之大關鍵。勝負之大鬪場焉。是必昏昏焉以生。昧昧焉以死。一無所知焉。則己有所知而外象之激刺。內智之發動。必有踉蹌焉。惕息焉。芒芒乎若有失。皇皇乎若有求。而處則風雨一廬。時聞歎息之聲。出則江湖奔走。顏色憔悴。爲誰辛苦爲誰甜。有不能自解其故者。此時也。試出而相天下士。其帶有鬱伊慨憂之色。內精強而外瘁傷。若病非病。若老非老。若衰非衰。則開通而憂國之士。十得七八焉。其美麗姚冶奇衣婦飾。及夫顯耀威赫。時露其堂上一呼。堂下百諾之氣象。而又雍容以爲得體。安詳

以爲載福。凡此派者。其所謂人才。率百不獲一焉。何則。劫會而有歡容。戚世而有坦象。是必其人內心之與外境。不相勻和。而無棖動其腦覺。蓋可知也。夫飢歲何以有菜色。喪家何以多哀狀。而况逢此大變端。大險象。而吉凶存亡。時往來於胸中者乎。嗚呼。感春鳥語。警秋蟲鳴。彼物也。猶如此。號爲人而不爲時世之所感動乎。則其人可知已矣。

有憂患矣。則於甲有厭離。而於乙有希望。一厭離。一希望。而變化之事出。改進之功成焉。由動植不分之物。而甲爲動類。乙爲植物。由動物而甲爲人類。乙爲羽毛鱗介類。則人之變化爲至繁。而改進爲至速矣。吾壹不知夫自大草木大禽大獸而猿猴而石刀鐵刀銅刀而射獵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由草衣木食茹毛飲血巢棲穴居結繩畫物之世界。進而爲棟宇衣冠火化文字之世界。由谿巽谷別吁吁呿呿老死不相往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世界。進而爲有社會國家城邑都市通工易事倫紀禮義之世界。進之由專制之世界。而爲立憲共和之世界。人力之世界。而爲機器之世界。火世界而爲電世界。其間脫離。前後絕不相謀。若青虫之化爲蝶然。栩栩然而飛。而不知其前之爲蠕蠕然而動也。而其公例。則後必勝前。今必勝古。而皆由於欲去其不便。而取其所便。捨其不宜。而求其相宜。其欲去欲捨之一念。則吾前者所謂厭離之說也。其欲取欲求之一念。則吾前者所謂希望之說也。是故萬類皆欲遷改之始。無不由思想者。內之思想變。而後外之形質亦變。其欲眼耳鼻舌也。積其欲

眼耳鼻舌之思想而成者也。魚之羨鳥。久之而屢傳其種。則羽生而足以戾天矣。鳥之羨魚。久之而屢傳其種。則鱗生而足以泳水矣。其間亦各因地宜而異其思想是故佛言識轉。而天地間至大之力。則思想力也。而思想之故。必自憂患始。

且夫人亦有誤用其憂患者。當太古原人。未能窮究物理之時代。凡見夫日月之出沒。風雨之猝至。高山之崩。崩。大海之瀰漭。百物之異狀奇態。皆足以惶駭其耳目。而震怖其精神。神道妖怪之說。由此出焉。於是有祀日者。祀月者。祀山川者。拜火者。如火拜蛇者。拜禽獸類者。如非而如美洲土人。不知有馬。見人乘馬。以爲人與馬連。從天而下之物。又以船帆爲大鳥之翼。以日食爲天之示譴。而爲今世界供使用之電。中國亦尙以神物目之。今試讀全地球之古史。無不載其人民歷傳有驚恐神怪之俗。而謬種支流。其留衍於今者。若中國近時義和團之求神。而各處懼兵禍者之設壇扶乩。叩仙祈神。蓋皆由在我之智力短。故其見物象也。鉅而爲物象之所壓服。遂失其自立性。而悉授權於彼。己則從而聽命。且從而依賴之。以爲免禍求福之地。原其始亦從憂患而生。而誤用之者也。吾之所謂憂患者。欲人之善用其憂患。因憂患而智日出。力日強。能日增。膽日壯。進而與天時戰焉。進而與地利戰焉。進而與百物戰焉。用物而不爲物用。制物而不爲物制。而後足以彈壓山川。亭毒庶類。莊嚴宙合。光明日月矣。而要必自有憂患而無誤用其憂患始。

然則一有憂患。而遂足以了百事告成功乎。是又不然。憂患者。事功發生之原因。而非事功成就之結果也。特不以此爲本。則其精神有欠焉矣。兩軍相見。哀者勝焉。猶此意也。嗟乎。覽世宙之冉冉。感人生之多艱。適我生其不辰。逢時會之萬變。願歡樂遺之我後子孫之世。而憂患則當之以吾世。歡樂遺之衆人之身。而憂患則當之以吾身。

## 正例篇

上海選報

世之治亂。則以富貴貧賤窮通之數。與智愚賢不肖之數。視其比例之正反而已。比例大止則大治。大反則大不治。稍正者稍治。稍反者亦稍不治。然而比例悉正。將徒懸之於想像。託之爲理論。待之不知誰何之世。而歸於烏託邦之民。求其稍近正者而已矣。而茫茫人世。此倒彼覆。千端萬緒。則雖謂興滅盛衰之歷史。皆爭此一事焉可也。

荒古之民。以人類與非人類。以同羣類與非同羣類。爭生長於巖谷間。則往往有大力者。率其羣之人。以與物戰。率其羣之人。以與他羣之人戰。由是而後有部落。由是而後有酋長。部落之進步。而後稱之曰國家。酋長之進步。而後號之曰天子。尊之曰皇帝。其次曰諸侯。天子諸侯者。一羣之事歸之。一羣之權歸之。一羣之利亦歸之。天子之子。世得爲天子。諸侯之子。世得爲諸侯。或受命於天子而爲諸侯。天子之子。未必如其始之天子。諸侯之子。未必如其始之諸侯也。然而天子之子。諸侯之子。其爲天子諸侯常便。而擇一人以爲天子諸侯。其

勢常不便。且亦無善法。從而爲之原。其理曰天命。爲之明其義曰天澤。尊卑定而不可移。上下正而不可犯。違之者曰叛亂。曰大不敬。叛亂大不敬者。治以死罪。而起視其世。亦藉是法以稍稍治。然而其富貴貧賤窮通。與智愚賢不肖之比例。則差數遠矣。

君既定矣。由是貴族。則有貴族之社會。其所相與爲賓客。通婚媪者。皆其等焉。平民則有平民之社會。其所相與爲賓客。通婚媪者。皆其等焉。貴族之子。國有大政。民有大事。則議之。有言。則以其言爲斷。平民之子。國有大政。民有大事。不敢與聞焉。雖有言。不以其言爲重輕。是故有分其國之人爲數等。而載於經典。著於國史者。若印度是。有分其國之人爲無數等。爲無量等。各以其等。自相往還。而不載於經典。不著於國史者。若中國是。等之不同。其意念異。其氣象異。其云爲亦異。等之中。又有等者。視此。

凡人皆有傳動之性情。彼見尊貴者之居我上。而我常屈已而事之也。則亦欲下於我之人。以是爭我此

驕諂之風。所由傳染至速。而等級之分。爲至繁也。

此固非以其智愚賢不肖之不同等。雖欲與之同等。而不可得也。直富

貴貧賤窮通之不同等而已矣。嗚呼。自古國之牛內離心力。以衰以亂以亡。而莫之救。非他故也。試憑弔印度之故墟乎。則雪山嶽嶽。恒河溶溶。昔時婆羅門教佛教之所興盛之區。今則爲白種所佔領。亡國失地。哀哉。爲古國矣。而皆當日之分民四等。隔上下。而閔貴賤者。階之禍也。

且夫欲富而不欲貧。欲貴而不欲賤。欲通而不欲窮者。人之同情也。而專制之國。富之貴之。

通之之權。自上操之。上之欲得賢智者。而富之貴之通之也。必不及其欲得愚不肖者。而富

之貴之通之。何則。愚者可惟吾之所欲爲。而不肖者。將日出其諂諛慝慝以媚我。泰古尙力之

得弱者表示屈服之狀以爲己榮後之蓄奴僕而叱咤呼喚以顯一己之煊赫者帶有此遺傳性也非若用一智者。其才能或百倍於我。而將無以制之。

用一賢者。則有過自高異尊重之心。而願指氣使之不能由我。是政衰世之所以取富貴者約

爲兩途。一曰格式。資格亦格式之一種一曰鑽營。格式者。愚者之可勉爲。而智者之所難能。鑽營者。不肖

者之所樂從。而賢者之所羞稱。格式之久。來者皆凡庸矣。鑽營之久。進者皆宵小矣。以觀中

國。非頭童齒豁。委荏癯病之人。不居高位。而非承風迎旨。獻勤取巧之人。不據要津。其原因

有由來已。

當是時也。試起而視其世。其愚者師其愚者。其言若曰。某無放言。無奇節。無狂名。無崎行。世

之所謂君子也。而今富矣貴矣通矣。某敬之重之而願效之。其願效之。則其性與之相近者

也。而愚者之流毒於世爲一派。其不肖者師其不肖者。其言若曰。某幹才也。某能出入得貴

人歡。而貴人願爲之助者也。而今富矣貴矣通矣。某愛之慕之而願效之。其願效之。則其性

與之相近者也。而不肖之流毒於世爲一派。其愚不肖并而爲一人者。則不談時局。不知國

事。若曰。吾儕何敢放言高行。以自取咎戾爲。而蠅營狗苟。習爲趨走應對。阿容媚態。結在上

者之歡。而博取其厚利。則固熟知之而優爲之。而愚不肖合并者之流毒於世。又爲一派。愚

者之所惡而欲去之。則智者是。其殺智者。亦有道矣。曰橫議。曰妄行。曰非聖不道。一愚人俱之。衆愚人和之。而智者斥矣。不肖者之所惡而欲去之。則賢者是。其殺賢者。亦有道矣。假事以戮之。假名以戮之。假言語以戮之。一不肖發之。衆不肖附之。而賢者退矣。當是時。所謂智者賢者。亦不出二道。其一灰心頹志。如槁木。如死灰。以爲濁世固不可居。薄俗固不可與語也。吾將耕於山。釣於水。混跡於市肆。佯狂以沒吾世已矣。無復言時事矣。其一則曰。不盡易在上之人。國且亡。而吾與之俱亡。吾滅國覆種之不暇。顧而遑顧其他。於是。有持革命流血破壞之主義。以動世者。二者其流各異。其激之使然。迫之使不得不然者。其所從來之途一也。是時而富貴貧賤窮通之數。與智愚賢不肖之數。比例適大相反。而世變亦遂岌岌矣。蚩蚩之民。未嘗推索人事之原理。見夫顛同圓也。趾同方也。目同視而耳同聽也。或且聰強勝而明達過之。而此何以富。彼何以貧。此何以貴。彼何以賤。此何以通。彼何以窮。杳杳冥冥。莫得其根。反覆以求之。各以其意測之。而歸之天。則氣運之說之所自來也。而歸之人。則體相之說之所由起也。而歸之地。則堪輿之說之所由始也。其他鬼神幻怪之術。皆類此。大都其見解高。其學問高。則其推測之法亦高。其見解卑。其學問卑。則其推測之法亦卑。而皆有人附會之。而皆有人尊信之。殆所謂魔鬼之術。非耶。試橫覽國土。則蠻野之國多術數。文明之國少術數。豎數世宙。則爲多鬼神。一鬼神。無鬼神。而各視其人治之程度。以爲差。人治之



度劣。則任天。任天則天行有權。人治無權。人治之度高。則任人。任人則人治有權。天行無權。天行之事。猝故奇而不可知。人治之事。豫故準而皆可推。天行之事。有幸不幸。人治之事。無幸不幸。天行之事。昏昏。人治之事。昭昭。任人治者。勤。任天行者。惰。任人治者。強。任天行者。弱。任人治者。昌。任天行者。亡。而草草人世。多在天行冥昧之中。則以無有人焉。明人事之原因。而爲之釐定其規則也。

天下無事不可犯。獨不可犯者。公理。公理之隱。函於人事中。猶萬物之燦列兩間。皆有其定性。而可測之。以定例也。試假一物以喻。譬之水。合輕二養。一爲之熱。若干度。而漲升。冷若干度。而凝結。此有水者之定例也。國者合智。愚賢不肖爲之。賢智在上而治。愚不肖在上而亂。此亦有國者之定例也。例之義。今學謂之則。古者儒家之名。亦謂之道。故曰。天不變道亦不變。使天失其道。則光變軌。差矣。地失其道。則陵翻谷覆矣。人失其道。則元黃喋血。上下戰野矣。是故一馮煖之歌。一甯戚之謳。一屈原之吟。一賈誼之哭。識者聞而憂之。以爲是失道而歎戚之聲也。不平禍且積。不治亂且長。古者賢智之自平自治也。則聞之矣。曰。義命。而爲一己之私德言。可曰。義命。爲一羣之公德言。不得曰。義命。何則。一羣之福。在進賢智而退愚不肖。而不在一二人之能安義命。任世之顛亂覆背。而不爲之所也。非所以正例而澹人類之禍也。

宗教家言禁言利。而哲學家言不諱言利。禁言利而趨利之勢。終不能杜絕於人之心。孰若言利。在正其義而明其理矣。彼歐洲之所以致富者。略言之。則曰經商也。製物也。所以致富者。略言之。則曰某長內政。某長外交。某嫻法律。某能治兵。則公舉之。公舉之。其才必入之所皆知。其行必人之所同許也。而學堂以造之於始。議院以核之於後。其趨勢大抵在賢智矣。中國之制。貴者未必賢且智也。而貴者若無不能為之事。賤者未必皆愚不肖也。而賤者若無一能為之事。事之巨細。任之重輕。一視其貴賤之等差為等差。等差之分。尺寸不可踰。是故苟得志也。雖凡夫下乘。言出為令。事成為憲。愚陋備督。人不敢非。且從而推崇之。苟不得志也。雖有微管之才。曾史之行。有枯槁偃蹇於巖壑之中。而屈辱卑鄙於塵埃之地已矣。何則。彼以其警逸之姿。潔白之躬。志有所不能降。事有所不屑為。而適與此濁惡之世為伍。則國家社會交棄之。黃鐘毀而瓦缶鳴。一人顛倒。積而至於衆生。無不顛倒。則國家因之失理。社會因之退化。終必有受其禍者。而豈小故哉。

是故人羣之患。可約言之。曰在有藉已。

譯天演學者謂之傳荷子謂之藉今取藉字用之見天演論善羣篇荷子正論篇

譬之猶全山之木

然。處於麓者。輪困百尺。其勢常卑。處於巔者。膚寸之苞。逕尺之條。上凌霄雲。而下俯澗谷。其地望異也。有藉者必有附者。蔦蘿薄植。以其攀緣。居喬柯之上。舒其英而榮其枝。此附之之利也。有藉者必有壓者。尸巖之下。日月之所不照。雨露之所不注。上蔽蔽以萬木。而下侵薄。

以灌莽。堯堦斥薄。則雖松柏生其間。而萬年終不大矣。此壓之之害也。是故古之天下。有藉國者。有藉教者。如羅馬教皇是有藉名者。有藉分者。有藉戚屬故舊者。而後有爵之藉。有祿之藉。有權之藉。有勢之藉。凡藉之云。則皆非其所自致。而其所自爲也。古之道。蓋以世爲斷。而今之道。則當以生爲斷。以生爲斷者。去藉而取用。取用則用重。用重則覈名實。課功能。視行品。事之大小。視其用。位之高下。視其用。權之多寡。視其用。利之厚薄。視其用。事也。位也。權也。利也。用長而長。用消而消。用行而行。用止而止。無無用而享其利者。無有用而不得享其利者。猶夫耳目手足之於百體然。有視聽之勞。則亦有視聽之樂。有運動之苦。則亦有運動之益。其樂其益。則皆緣其用之所造。自力非他力。自境非他境也。故曰。在去藉而取用也。

天下之至難變者。則風俗已。一事也。往往起點於數千載以前。而沿用於數千年以後。如前之所謂藉者。既已輾轉因襲。深根固柢。雖欲驟去之。而其勢有所不能。去之既不能。而其事又不可以久。此界欲盡。彼界未來之際。遂爲過渡之時代。爲爲上計。則莫急於合羣。同此社會。同此國家。必無已利人不利。而能久享其利者。賢者在。上則耿耿而望其羣曰。野有遺賢乎。有不得其所者乎。有不能成養者乎。有則以爲己戚。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也。不如是者。試覘其國。朝有壅位。家有壅財。國無養士之大臣。上下汲汲。各營其私。若是者。其人民之公德亡。謂之渙羣之國。厥狀則有若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朱門酒肉臭。道有

凍死骨者。而蘇蠻之詩作。謂大臣不用仁心。遂忘微服。不為下者苦矣。為下者苦。則思上反。思

上反則亂。亂則一羣俱敗。富者不得保其富。貴者不得保其貴。而禍有由起。患有自來。則無

甯合羣而自劑之平之為愈也。且夫歐洲學說。則曰世之邦治。在使人人能自成立。而不恃

一二人之仁而成立之。夫使人人能自成立。誠何須人之成立為。此過乎仁之言。非不及仁

之言。若其國之程度。不足以語此。則仁之言不可廢。而仁之事亦為世所不可無也。此漸進

漸平之說也。為為下計。一二達識之士。上駭其言而下疑其行。突入而與政治之界戰乎。未

有不失敗者。則當先措意於社會矣。以願發力。以力成事。以事計工。以工給生。窮則顧念其

等窮者。達則接引其未達者。息息以一羣之消長得失。往來於一己之胸中。而力所能為則

為之。謀所能及則及之。悲智兼大。自度度人。然而未易竟其功也。

人之所以生養者。則賴有羣已。羣之事。有社會。有國家。置一人於社會國家之中。即在在與

社會國家。有相通相關之理。謂事由己成。業由己造。人貴有獨立之精神。而不可有仰賴於

人之事。顧謂不待仰賴於人則可。謂不待與人交通則不可。失交通之利。而羣立盡。而人立

盡。彼泰西之強於中國者。無他。亦於社會國家之間。其交通之道。勝我中國已。試先約舉其

一事。設有人於此。其志欲研求地理之學。願出游非澳各洲。為遠蠻荒之區。以探察其天時

物產山川風土。而一己之力不足。則可繕具條例。呈其所願。以干國家社會。國家社會之欲

攷求地理者。度其人之足以勝任也。則俵之財以成其事。還而以其所得。輸於國家社會之間。其餘欲攷一物。創一事者。皆似此例。而又一藝之成。一書之出。西人以著書獲巨貨者甚多則國家社會。

或予之大賞。或許以專利。其他凡百興作。可合公司。而國中之富者。又時出其貲產。助一國公衆有益之事。而又時有組織政黨之大臣。收羅英俊。會待時用。若日本變法之初。則亦有

一人而養才學之士數百人者。是皆賢智之人。有待於國家社會。而國家社會。亦有待於賢智之人。故學以羣造。藝以羣究。商以羣合。國以羣立。而社會國家之發動。其力亦因之而增

大也。試言中國。當戰國之時。若法家。若名家。若縱橫家。若其餘諸子之家。聯翩列國。遊食諸侯。初發見其學術於一羣間。即受一羣之厚待而不爲過。儒者亦同此例見孟子答彭更問篇其時又有若孟嘗

若信陵。若平原。春申。皆養士數千。下至田橫。亦有士五百。其他不可勝計。一家之學。一長一技之能。皆有所庸。是以其時。學科萌露。而中國人才。亦以周秦時爲最盛者。蓋以此。自秦以

後。專制一統。而人才衰。是何也。列強並立之時代。賢者智者。不之甲國。則之乙。不之乙國。則之丙。有比較斯有爭競。有爭競斯有進益。此萬物之公例也。專制一統。則富貴出於一人。士

但揣摩迎合。投上好。以博利祿而已。是故中國今日。其國家社會間。大利所在。惟出於仕宦之一途。其所以得仕宦。惟出於鑽謀諂媚之一途。才者能熟諳此之謂。能者能布置此之謂。

有此異道。而由前之說。則賢智常得。愚不肖常失。由後之說。則愚不肖常得。賢智常失。由前

之說使人趨於賢智而無樂爲愚不肖。由後之說使人趨於愚不肖而無樂爲賢智。由前之說雖未足以言上治也。而進化近之。由後之說則日歸之退化而已。夫言出世法則已。言入世法則世界一演利之場。而日聽其天行之昏亂。一無人治之經緯。斷時爲言。則太古取利以力。近今取利以計謀。以力而害人之利。以自利。則世謂之盜。以計謀而侵人之利。以自利。亦猶之乎盜也。故人與人多盜人。而國與國多盜國。謂今世界仍囿蠻野之度可也。

躋人類於樂境。則在德行之馨香。知識之開則已。今以貧富貴賤窮通之無定例也。若飄茵墮溷然。貿然得之。而不能言其所以得之之由。貿然失之。亦不能言其所以失之之故。由是得之者。一則有滿足心。其凶德也。爲驕爲傲爲侈肆。一則有保守心。其凶德也。爲鄙爲嗇爲刻薄。其失之者。一則有強奪心。其凶德也。爲鬪爲鬻。周禮禁其鬪鬻注鬪以力爭鬻以口爭爲忮狠。一則有柔取

心。其凶德也。爲媚爲佞爲齷齪。而挾奸懷詐之惡。則公有之。無恥寡信之惡。則公有之。公正其外行。而私曲其內行。和煦其表面。而悍戾其裏面。又公用之。而公襲之。所謂以秦鏡照心。無一人不現有魑魅之狀者。此實錄也。凡有害於德行者如此。若夫富貴已得。則日演其居移體養移氣之積習。而不復知人間有學問事。甚者或藐遇之而輕視之。至於中國特別之性質。則又不問國家。不知世界。視一羣中治亂翻覆之事。若於己渺不相涉。以爲吾已足保吾身。而長吾之子孫。他又何求。是以昏頑之氣。與飽暖以俱生。悠忽之象。隨福澤而並至。

類如是也。至於苦力下等，非盡由其質之不可造，與接為搆，侵染下劣，既失教養，斯鮮聞知。執業一差，非其聰明才力，數十百倍於人，即不能自振拔於其間，故其始也，因貧賤而入於愚蠢，其繼也，因愚蠢而不能不居於貧賤。凡有害於知識者如是，是故窮奇饕餮，則無德行。之號，渾敦樗朽，則無知識之號。其流派日蕃，衍於人世間。朝廷法令之所不能禁，而聖賢教典之所不能化，何也？人類實事，日磋切於富貴貧賤窮通之途，實事如彼，虛言如此，故其勢常患於不及。東西學者，思力所至，咸見及此。雖無善法，然畫利之界限，而訂均平之例。定買例亦均財之一端，人類定此例為最先，以此獲交通而得享幸福者多矣，設無此例，其壞人行品者更不知凡幾。此全地球日昌之說也。且夫所謂均者，非謂合一國之財與挈一國之人，平分而勻給之也。如是雖日日均之，而勤者日積，惰者日損，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其不能均也如故。且必奪之勤者能者之手，而以與惰者拙者，亦不得謂之均。蓋道在化私而為公已。若公治道路之例，若公立學堂，國之生人皆得入學之例，若國立公院而育孤，贍老教養廢疾之例，若國立公司作業之例，若公立攷求學業會之例，若公立遠行旅館，而國家津貼航業路業，及公郵政而減取資之例，若儲工貲積息公銀行之例，若公田地之例，若禁多娶之例，若分遺產，若干以利私屬，而若干以歸公家之例，若限皇室經費，定任事公俸，而嚴贓罪之例，若定有勤勞於國家社會者優者之例，其略例如是，而不及詳。要其原理，在使一國人，俱受一國公家之益，而以智愚賢不肖，暫無失其等次為權界，以能

交通不能交通爲見榮。以工稱食。能準食爲覈實。其正例則羣已兩利。其變例則在處不得已時。視羣利大於已利而已。

滔滔世宙。茫茫人事。將永無太平之日乎。則陵者自陵。谷者自谷。但有得失。一無是非。謂人世間事。本如是焉可也。然而愚之積也。無不發。而勢之偏也。無不反。彼歐洲十九世紀政治之革命。非貴賤之爭乎。二十世紀將進而爲經濟社會之革命。非貧富之爭乎。不爭則不平。不平則不治。稍稍爭則稍稍平。稍稍平亦稍稍治矣。若夫前例既正。而長此以智治愚。以賢治不肖。亦非平之平者。是則世界文明第二之進步。在進愚者而使之智化。不肖者而使之賢。然而非今日所能言也。

此文爲太平條例一書之導言中所登有刪節處非全稿也

### 天人篇

上海新聞報

仰觀天道。俯察人道。而有必然之理。不得不然之勢焉。一元十二萬年。時雖永而理弗能違。一海八十一州。地雖遙而勢必終合。綜而論之。不越乎三端。曰通曰同曰變。通與同。天道也。理之必然者也。變人道也。勢之不得不然者也。天使通。人不能塞。天使同。人不能異。天使變。人不能不變。因通而後變。由變而後同。蓋天下本爲難同之勢。而必有大同之時。人道也。而天道默寓焉。天道也。而人道當盡焉。惟知道者能修人道以順天道。而天道于以生生。人道



于以存存。試詳證之。何謂天道。秦初之世。榛榛狉狉。國自國。人自人。各不相通耳。未幾黃帝畫九州矣。神禹會萬國矣。春秋之季。荆蠻吳越。儼列會盟。由是秦漢之匈奴烏桓。鮮卑。晉之拓拔五胡。唐之吐蕃突厥。回紇。宋之遼金元。明之七先蒙古。或以玉帛。或以干戈。愈通愈廣。逮我朝。關回疆。服羅刹。收烏斯藏。亞東之團體既成。而歐西之游踪忽至。百年以來。統地球五十餘國。十五萬萬之人。莫不國與國通。人與人通。尊攘無可言。華彝無可分。天既合亞東成一團體。必更合五洲成一團體。天使通。人不能復塞也。然天不第使其通已也。天既使國與國通。人與人通。然國有亞歐美非澳之異地。人有黃白櫻紅黑之異種。地異種異。則識見異。習尚異。政教異。異者難同。又不能安于不同。於是有教育之事。有攻取之事。以教育化其不同。利用智。以攻取齊其不同。利用力。凡國之存亡。種之強弱。均視其智力以爲差。無力者不能敵有力。多力者不能敵多智。故蒙古之憑陵大陸。突厥之蹂躪歐東。一遇高加索日耳曼文明之裔。卽立見銷滅。非天之厚彼薄此也。誠以衆生芸芸。萬國蒸蒸。爭上地。爭宗教。爭之不已。人類將絕。然人類一日不同。卽一日不能無爭。人類一日不智。卽一日不能使同。蓋智者明是非。審從違。能知己之識見。習尚。政教爲非而改之。卽知人之識見。習尚。政教爲善而從之。改己之非。以從人之善。卽改己之不同。以從人之同。于是識見同。習尚同。政教同。各無異議。各無爭端矣。然天下智者不多得。智者與智者不同。與不智者難同。何則。智者善變。